

平绥道上

萧乾(1910~1999),原名萧秉乾(又萧炳乾),笔名塔塔木林、佟荔。蒙古族,北京人,中国现代著名作家、记者、文学翻译家。

1934年,萧乾在大学暑假期间,乘坐货车在平绥线上考察了塞外风貌,并写下了他平生第一篇报告文学《平绥道上》,登在上海新生周刊社《新生》(周刊)1934年1卷39期(1979年把题目改为《平绥道记》)。本文节选时有删节。

一
关外的山峰像条条多筋的铜臂,余脉长长地伸入稀疏的小村舍中间。我们的车就在铜臂的阴影下爬,有时还要钻到铜筋里去。排排的油麦梳着车中人的眼目,葡萄架扎成蜘蛛网的形体。土的城墙笼罩着土的矮屋,城门外粘的是红锡包美女烟广告。

有谁个〔有哪个〕保守者还在追念着未现代化前的北京,我劝他出关去看看。齐整的方城还那么宁静。窄窄的街道晴时是香炉,雨时便是泥粥。路旁摆着各行摊商,拉锯声和叮当的打铁声伴奏着。粗大的汉子抡起大锤来,迎头一下,就是一团火花。菜馆门口坐了口衔丈长烟袋的掌柜,隔壁私塾里还有成群的孩子喊读着《孝经》。蒙古人负了被包沿街走去。到深夜还会有募修大雄宝殿的僧人,敲打木鱼金钟向你化缘。

关外的更柝分外清脆,街心的警察也见得忠厚而带点憨气。突然,一乘高鞍白马飞奔来了,尖锐的鞭声吓开了小辫儿驴夫。长袍绅士立在汉蒙对照的布告前,朗声长读去年官家的令文。世家门前还悬着御赐的“文魁”匾,矗立着“节烈”牌坊。

城隍庙壁上还保留着秀才的榜纸。

一匹骆驼惊了,路人一起在它后头追去。连小孩子都有胆量,有义气,就地抓把沙土向那兽物深陷悲戚的眼边扬起,想迷住这用大脚鸭〔丫〕奔跳着的畜生。

当唧唧的铜铃系在每匹骆驼的项脖间,稳重地向着长远、寂寥的天边迈进。

二
在地理的接近上和市面繁荣上,张家口是关外第一镇市。城倾斜地建在山坡头,坡的高处是上堡,低处是下堡。这是横的分界。经过大水的教训后,民〔国〕十四年建了一座清河桥。桥两端都有省府树立的忠孝格言。

街上多是蘑菇店,高丽纸上写了“上等”“顶上等”“特别上等”一类以“好”为起点的字样。补碗人担着挑子,响着铃铛沿街走。街心立定了黑衣的警察。不需要申斥,人都靠左边沿着桥走。走到桥头,不由你不为那“忠孝仁信礼义廉耻,诚诚恳恳你去实行”的木牌所吓住。

太阳一擦山边,夜游的人就由上堡下坡倒来,直倒进花园去。这是一个任人游玩的私有花园,进门处题的是“静观”。花园柳堤上三五成群地徘徊着许多艳装女人。有养女的携着养女,没有的则或把另外一件漂亮衣服挂在臂上。商铺的伙友和社会人士有权利来瞻仰,论评,或飞一个眼风。因此,挤在红粉旗袍间的是些对襟小褂。家庭妇女来游的,没有一个男家属步步紧跟可不成了。

街上灯火稠密起来时,许多闲散人堵在巷口去听布铺的话匣子。刘鸿声的嗓

子使这些欣赏者忘掉天气的燥热,点缀街景的仍不缺乏丽装的女人。

虽然马路上偶尔也飞过一辆汽车,骡子车在这大市镇里还算是交通工具之一。就是这样一乘骡车,蓝的蓬子,坚实的宣化府御者,爱摆耳朵的黄骡,把我送到赐儿山下。说本地名胜就数这里了,那条攀山的汽车路告给我们“要人”如何喜欢到这里来。

大境门确仍保持着镇威夷狄的气魄。巍峨的城楼壮壮地题着“大好山河”。旷敞的黄土道仍有着古往的意味。汉蒙商贩,赶着牲畜向山沟处走。轿车下徘徊着寻食的猪仔。山上还留着古箭楼、炮垒的痕迹。

三
像罗马战士胄甲的眩目,车到大同站时,特别是在夜间,站台上布满了闪烁的铜器。如定州眼药或滁州网篮一样,大同的铜商选本地最精致的出品,供路过的行人买去作纪念。

被历年攻城军打满了窟窿的是城墙,那些炮火的痕迹向每个初游者诉说了这城在内战中的厄运。北门顶上已颓成只剩两三块随时可落下来的砖头,倒悬在稀薄的土堆上,向着每日在它下面路过的千万行人祝福。什么时候,也许为了一阵风,这两三块砖头高兴,就会在一个行人头上落了下来。

古旧的凸凹式的城墙上盖着一座业已破旧的洋楼,尖尖的屋顶也曾遭过炮火的攻打。弓形的门楣上,一壁题着“云中锁钥”,另一壁是“屏藩紫塞”。料想必是那位知府羡慕西方文明,在这纯东方式的高城上盖成

这么一座高高的洋楼。

恰巧是刚下过雨,拖车者的脚拔伸于半尺厚的泥粥里。泥路的两旁是铺户。萤火似的小灯映着桌边称货的小天平。枯瘦的乞丐,唱着梆子腔,向着铺主要钱。八岁的姑娘,肋间系着粉色小绢,立在一边悬着本省军事领袖、一边是本地最漂亮女人放大玉照的照相馆门前,咬着手绢嘴儿,呆呆地瞅着玻璃窗里托腮的娇态。

城中心区四牌楼,窄窄的十字路口堆满的是菜筐、布挑。往东,那泥泞得像猪圈的路旁,屹立着九龙壁。粗壮的黄绿琉瓦的龙身交叉地爬满了一个高大的墙壁。周围有无数小龙条条地镶成边缘。看来虽缺乏北海那块的光泽细腻,却有着更雄伟的气魄。壁前立着一些碑石,记载着这壁在某年旱灾时显了如何的灵。

受到历史的特惠,大同有着许多罕见的大庙。云冈的石刻,华岩〔严〕上下寺和善化寺的泥塑之伟大,说明了北魏时中国统治者〔的〕魄力与佛教〔的〕魔力。几乎每个庙都有着布满的壁画,各样表情的仙佛伸着细长的手指,在云端里逍遥坐禅。白的鸽和轻的燕,一群一群地环着那巨大的屋角飞,对着每个来者呢喃地道着时光之隐秘。①

文/萧乾



《新生》(周刊)创刊号封面